

心中的延安

征文选登

延安行记

李彦

虽然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，但延安的山川草木、羊肠小路，还有那动人的歌声，早在我的青春岁月里，就深深地印入了心怀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在心中飞临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，流连忘返。当我步入暮年时，才终于亲眼看到了那徘徊于梦里的圣城。

晨光中，步出延安宾馆时。几步之外，便是郁郁葱葱的凤凰山，山脚下，一间间朴实无华的窑洞依然完好。在粗糙简陋的桌椅旁，我似乎看到了初抵延安的白求恩与伟人秉烛夜谈的身影。迈入朱德的小院，想起了翻译《1937，延安对话》时，著者托马斯·亚瑟·毕森笔下的形容：“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，因他的住处，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，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。”

当年的侧屋如今辟为了展览室，墙上挂着的是那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。从两人的姿势上看，显然是坐在条凳上看文艺表演时，友人从侧面为他们拍摄的。

隔着一条街，就是抗大纪念馆旧址。与毕森当年留下的那些图片相比，这座院子从里到外已大不一样。在装修精致的现代化展厅里，我看到了一张此前从未见过的照片。穿西装、打领带的毕森，在罗瑞卿的陪同下，迈入了这座院落，两旁站满了红军战士，个个头戴草帽。这张由中国人拍摄的照片，毕森至死也没见过。

1937年访问延安后，毕森回到美国，在外交部任职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受冷战政策迫害，他被迫移居到加拿大滑铁卢，从此再也未能返回他心心念念的华夏大地。

走出抗大纪念馆时，对面的山峦上远远传来了清凉寺的钟声，仿佛伴随着那恍如隔世的预言。

“我曾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，富商、军阀、知识分子、国民党高官。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。”1937年6月24日，驱车带领毕森一行秘密到访延安的司机艾飞·希尔在告别延安时曾这样说。毕森写道：“延安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。在那个环境里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。”

我试图寻找到毕森一行当年观看文艺演出的地方。他在书中形容那个礼堂就像一座大谷仓，大家在条凳上随意就座，没有特殊席位。我估计，1938年5月1日的晚上，白求恩与毛泽东那张合影照片拍摄的地方，应当也在那个谷仓样的礼堂。可惜，即便是接待我的

大磊——这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，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地方。

“你想保留老城的原样，但城里这么多盖起来的高楼大厦，好好的，总不能都拆掉吧？”面对我的遗憾，大磊啃着焦黄的烧饼笑着说：“让人民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，难道不是当年奋斗的初心？”

他把我带到了街心这家老字号小饭馆，请我品尝当地名吃。在萧军的《延安日记》里，我曾读到，当年鲁艺的文人得了稿费后，会邀请三两好友，踱水过河，到城里的小馆子打牙祭，喝一碗美味的羊杂汤。我细细品着羊杂汤，心想大磊太年轻，缺乏我们那一代人的感情。他却说：“战争年代，陕北人家没有当兵打仗的？我祖父那辈里，不是烈士，就是军属！”

走进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礼堂，看到迎面走来的厚夫，我不禁一怔。这位学者型作家，曾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。他让我想起了高加林——高大魁梧的身材，英气逼人的五官，沉稳睿智的谈吐，活脱脱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明星。陕北高原盛产铁骨铮铮的好汉，也许正得益于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北方不同民族交汇融合的疆场。

在延川长大的厚夫，堪称是陕北高原的活字典。我向他打探，那座谷仓一样的礼堂究竟在什么地方？难道是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？厚夫给出了答案：“桥儿沟距延安城十几里，不可能是在那儿。当初在城里的二道街，有座天主教堂。毛主席陪同那些外国客人看演出时，应该是在二道街。但是，1938年11月20日以后，日本人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城，炸毁了很多地方，所以今天已经找不到那座教堂了。”

谈话间，几百名医学院的师生赶来，挤满了礼堂。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，我临时改变了主意。刚才在大门口，看到了从延安出发、奔赴前线的白求恩雕像。于是，我为大家讲述了围绕着白求恩珍贵遗物回归中国前后发生的故事。

毛泽东与白求恩唯一的那张合影照片，就藏在距离我不远的加拿大小城中。我花费了两年时间，克服了重重阻碍，终于在2015年9月，从遥远的加拿大护送那张二寸见方的黑白照片，回归到中国的土地上。

交流结束后，大磊不顾一天东奔西跑的劳累，继续开车，带我登上了夜幕中的杨

家岭。

弯弯曲曲的山道，当年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路，如今用整齐的碎石块铺成。山腰间，一排十几孔窑洞是当年抗大女子学院旧址。借着微明的路灯，我看到木格子门窗的上方镶嵌着一颗红星。

当年投奔延安的女学生，皆为大家闺秀，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，来到这苦寒地方为理想而奋斗。

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，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，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，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国屏啊，延安，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，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，转过身来，脚下静静流淌着延河，两岸灯火通明。

想起了白天看到的情景，城北几公里外，是几年前建起的新城。成片楼群高耸入云，玻璃墙在蓝天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当年毕森们沿途所见的荒山秃岭，如今皆已满目葱茏。大磊说：“幼年时最快乐的日子，就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，漫山遍野地撒欢，别提多开心了！”

返回加拿大的航程，长达十五个小时。飞机上没合眼，一口气读完了厚夫赠我的畅销书《路遥传》。因了延安之行，我才真正懂得了路遥的心声。

缠绕着高加林林的痛苦，远非我们曾在暗夜为之叹息的爱情，而是人类亘古的追求：社会的平等公正。



喜看稻田千层浪

邓志宏 摄

来吧！这里是延安

李延辉

在华夏广袤的西北部，有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，它静静地躺在黄土高原的怀抱中，诉说着自己独有的故事。这片土地就是延安——中国革命的摇篮，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璀璨瑰宝。

延安的山，雄浑而壮丽，它们连绵起伏，宛如大地的脊梁，展现着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。宝塔山，作为这座城市之魂，高耸入云，在四季更迭中，它始终如一地屹立在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人民。登上宝塔山巅，俯瞰延安城，错落有致的窑洞、熙熙攘攘的市集、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，构成了一幅生动而和谐的生活画卷。一砖一瓦，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，让人不禁感慨万千。

延河，这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，以其温婉的姿态，滋养了延安的每一寸土地。河畔边，杨柳依依，清风徐来，带着河水的清凉与花草的芬芳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老人们喜欢在河边垂钓，享受着宁静与安详；孩子们则嬉戏于水边，欢笑与潺潺流水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悠扬的田园交响乐。

说到延安，不得不提的是它那独特的窑洞文化。在这片黄土高原上，窑洞不仅是延安人民的居所，更是他们生活方式的象征。走进窑洞，一股质朴而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墙上挂着的辣椒串、玉米棒，炕上摆放的绣花鞋垫，都透露出延安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简单而纯粹的生活态度，那是对自然的敬畏与顺应，也是对生活的珍视与享受。

延安的风土人情更是让人难以忘怀。延安人民以其淳朴善良、热情好客的性格特点而闻名遐迩。无论是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，还是街头巷尾的欢声笑语，都展现了他们坚韧不拔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。在延安，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羊肉泡馍、面皮、油糕等美食，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，更让你深刻感受到延安人民的热情与好客。

此外，延安还保留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。信天游以其高亢激昂的曲调、朴实无华的歌词，唱出了延安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；安塞腰鼓则以其粗犷豪放、气势磅礴的表演风格，展现了延安人民的激情与活力。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，也成了延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和体验。

延安的红色记忆更是让人肃然起敬。走进枣园、杨家岭等革命旧址，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。那些简陋的窑洞、斑驳的墙壁、陈旧的家具都见证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奋斗与无私奉献。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新中国的道路。在这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延安精神的伟大与不朽，它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！

延安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、淳朴的风土人情以及厚重的红色历史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圣地。它让我们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与精神的寄托。

来吧！这里是延安，一个充满故事与魅力的地方，它正张开双臂欢迎您的到来……

金秋南泥湾

陈冰霞

南泥湾，像是穿过暗夜的一束光，响彻在耳边。金灿灿红彤彤的党旗，在指尖摩挲又摩挲，整装待发。黎明的天空涂满厚重的油画，深秋的陕北大地，浓翠挟裹点点金黄，更多是无边无际绵延的绿，如锦缎般在车窗外起伏。

转过山脚，一马平川，远远地，金灿灿的稻田闪着光，红彤彤的镰刀斧头党徽广场浮现在金光之上。南泥湾像是一个发光体，亮闪闪地撞入视野来。

向党旗行注目礼之后，俯下身，向大道边迎上来的蒲公英问好，还有它高举的明黄小花朵。它们有着舍生取义朴素的美，要怎样凝眸才懂它？地坎上，硕大的狗尾巴草，它们是最早把秋天讯息带到陕北大地的信物。当它们在山沟坡洼一大片一大片争强摇曳时，是在吟诵着秋的一种风骨，一种陕北的，不同于其他的，带着金属回响，集体意义的秋。还有那些，一团一团绽放的淡蓝色野菊花，一波一波绽放的黄色旋覆花。它们是绽放在战场上，绽放在马蹄边战道上，绽放在战士胸口的英雄花。

上世纪40年代初，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，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，将曾经荒无人烟的梢沟泥潭变成了米粮川。南泥湾因此成为“陕北好江南”的地理坐标和思想高地。沉浸实景研学，重温昔日征程，炮兵营房，炮兵书吧，炮兵作训场，宝塔文艺队伍高擎旗帜开跋。天空浓云重墨，似乎烽烟滚滚而来。炮兵学院窑洞左右守护着的两株古松，松涛阵阵，倾斜着身姿，像是庞大的树的炮弹就要弹射而出。学院大道边两排直刺云天的青松，苍劲的枝叶交错，队伍一般昂扬挺立，塔形身姿像待发的一株株绿色炮弹。乱云飞渡，天公似乎也在配合着战场气息。

投弹，刺杀，纺线，徒步运输。他们说，于枪弹，她是专业的，让瘦小的她自惭得紧。做百姓中的一员，到百姓中去，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。鱼水情深，她视百姓为亲人，百姓视她为亲人，那些血泪交

融的日子，是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宝塔山下，延河岸边，风霜雨雪，奔过来跑过去的她，每每被百姓们豪爽淳朴坚韧不拔的家国情怀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和百姓们在一起，是她此生无怨无悔的幸福。

运输接力赛，肩挑箩筐金黄的玉米棒。教官说：“穿越烽火硝烟，脚步要稳，一粒粮食都不能丢。当年从几十里外的延长县，乡亲们往这里运粮食，就靠一双脚一双手……”忽然在长长的运粮队伍里，映现出祖父祖母年轻的面容，祖父的白羊肚毛巾，祖母的斜襟蓝花衣，兴冲冲的乡亲们和运粮队伍曲折蜿蜒，缭绕着信天游，隐入山岗坡梁深处。

织布纺线，手摇纺车。恍惚间，敬爱的周总理端坐纺车旁，端坐在百姓间。端详，再端详，是总理，是我们爱戴的周总理。1973年夏，宝塔山下，身患癌症回延安看望老区人民的周总理，乘坐的那辆小车，陷落在河滩淤泥熄火，被百姓们一双双手臂托举得那么高，定格在历史的那一刻。“北国风光/千里冰封/万里雪飘”，身穿打着补丁军装的毛主席在延安枣园油灯下苦苦思索的身姿，镌刻在岁月深处熠熠生辉。“陕北好江南，鲜花开满山，学习南泥湾，鲜花送模范……”军垦与农垦，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在传唱。南泥湾这方英雄的土地，与时俱进常看常新，稻谷播种与收割，早已数字化与机械化。金灿灿的波谷浪峰，不变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，是沉甸甸的革命气质与革命精神。

炮兵礼堂前战前集合，研学全体人员高唱革命歌曲。一位外地背包客，情不自禁上前打着拍子指挥，激情飞扬。驻足观望的游客，一同加入进来忘情欢唱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水深火热，漫漫黑夜，五湖四海，热血沸腾。这就是，学习意义之所在，革命意义之所在，奔赴意义之所在。

同行的一位女画家，在炮兵礼堂花圃石台上铺开宣纸作画。画上一只水墨苍鹰高昂着头颅，向高

空端直伸长着脖子，蹬着爪子，身体拉成弓箭，就要挣脱纸面，呼啸腾空直射而去。恰在此时，阳光打下来，枝叶摇曳，落在苍鹰上方宣纸，墨色斑驳，晕染一般，天人作画完美无缺，旁观者无不赞叹。飒飒秋风里，女画家临摹挥毫而就。鹰击长空，南泥湾的枝叶，成就了一幅光与影的水墨画作。那鹰，一定是把自己作为一发炮弹发射了。

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。”队列行进中，战歌悠扬，被文艺的力量深深感染与震撼。一支歌一杆笔，胜过队伍与枪炮！匕首一般挺立的鲁迅先生，铮铮铁骨民族脊梁，延安鲁艺学院的种子播撒神州大地，传播海内外。铁血染山河，笔墨抒壮歌。每每步入鲁艺公园，花团锦簇，飞鸟鸣啾，水波潋滟，心坎里总被一种勇士精神鼓舞着，指引着。陕北大地，圣地延安，生活战斗在这方热土，是多么豪迈！

实景训练结束，抬眼望，南泥湾山谷斜坡上，阳光穿透云层直射下来，那么魔幻的一刻，不真实，像是置身空旷的大草原，蓝天白云朵朵，地上羊群点点。河中央畅游着一群洁白的鸭子，山石野趣，潺潺河水倒映着波光云影。近前，草坡上星星点点羊群原来是和平鸽，游人们在与白鸽们嬉戏。目光追随着白鸽翻飞，盘旋连绵的绿山巅而去。向天空张开翅膀的和平鸽，飞，一定要一大群飞，绝不孤单地飞，带着南泥湾的豪情与壮志飞。

如若向往阿勒泰，那么到南泥湾来吧。它比大草原辽阔的草地上，有一匹真的马，栗色毛闪闪发亮。跨上战马，英姿飒爽，在这片英雄的河谷，驰骋一番。

就像南泥湾湿地，辟一方，不做花草，将千亩稻田留下来，金灿灿的，在那里发着光，这些富有精神意义的稻谷。一生，哪里都可以不去，一定要来南泥湾走一走，亲眼看一看，亲口尝一尝，那些历史的味道，战火的硝烟，与波澜壮阔意味深长的稻花香。晚霞中的红蜻蜓，飞呀飞。耳朵灌满鸟声，绿草坪上，迈开腿，往河谷深处游走，就要与山林十里荷塘打个照面了。